小峴山人詩文集

小峴山人文集卷二

無錫秦　瀛凌滄

答杭堇浦先生論詩書

瀛頓首先生以汎博絕麗之學踔厲騰躍以詩名於代小儒末學蔑由親炙先生之光輝今年春偶錄詩一卷郵杭州贄之先生比辱先生點定並賜以手書稱道過甚謂其所已至而誘其所未能反復紬繹先生之於瀛可謂勤矣夫詩本性情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瀛於詩所學甚淺而三百篇以來詩之源流正變亦嘗窮其指歸顧於唐人中獨喜王孟韋柳四家所謂淳古淡泊

者嘗夫冥意孤行蕭寥幽夐空山無人鳴琴罷彈竊取四家之詩而讀之如聞夜堂之聲泠泠然有遺世之想間有所作輒復似之豈非性之所近有非勉而至者耶雖然自謂似之未知其果似焉否也况似之亦未必詩之道遂盡於是耶或者以瀛年方盛舍絢爛而趨澄澹以爲非宜先生固務爲沈博絕麗之學者而於瀛之詩有取焉則亦以性之所近者在是不必強而同之也夫且詩以窮而後工亦以老而更成瀛之詩不必工其人則既窮矣然齒未三十由先生之教日進而不已將更歷數十年於詩之源流正變或更有所得以底於成則

瀛之詩當不止於此顧安得復有如先生者而盡質之

也瀛再拜

上齊少宗伯書

瀛頓首白息園先生閣下瀛生二十有三年矣伏處衡茅知識卷陋閣下偶見瀛所作方廣寺飯僧田碑記謬蒙稱許屬天台僧物成索觀瀛平日所爲詩文瀛錄一卷寄呈又蒙賜書奬借過當上年薄游武林謁閣下於萬松嶺閣下進而教之懃懃懇懇禮意有加私心益爲欣幸憶瀛幼時就塾師讀四子書卽聞鄉先輩言方今名公鉅卿學問與衍經術湛深無如閣下意閣下位望峻絕攀仰不易乃今者閣下於瀛初不相識而先之以通問之殷繼之以接見之勤誘掖奬勸無所不至瀛自

問何人而竟得此於閣下耶昔蘇欒城上韓太尉書自言於人見歐陽公而以未見太尉爲憾瀛今乃見閣下矣閣下者今之歐陽子也見閣下雖學問經術世更有如閣下其人者抑亦可無見矣閣下教瀛以治經之法而曰文必本諸經誠哉閣下之言也韓子云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柳州亦言本之詩書禮春秋易以求道之原瀛固無所知識然亦嘗從事於百家之言而知經者人之布帛菽粟也。錦繡之屬。珍錯之物。或可終日不御。而布帛菽粟。一日不可無。所謂本也。不求諸本而徒以辭勝譬如水之無源其流易涸六朝諸名家。方年少氣盛。

詞采亦斕然可觀。及其菁華消竭。才力因之衰苶。無他

本不足耳。瀛雖愚敢不勉焉孜孜致力於經以庶幾無

負閣下之教。天氣嚴寒伏惟閣下爲道自重不宣

再上齊少宗伯書

瀛頓首白瀛不見閣下於今三年矣今年春聞閣下以事牽連倉皇被逮頸繫京師瀛始而愕然以駭且皇然以懼然竊意閣下之人素爲

天子所知自必立見昭雪聞閣下果蒙

恩放歸欣喜無量惟閣下學純守固履道已久故能夷險一致涉風濤而不驚坦坦然仍完其居易俟命之素也比有自京師還者稱閣下在理時見瀛同鄉比部某公詢瀛近狀意諄且摯瀛江介之賤士也天下之士不可更僕數士之游於閣下之門者亦殆難屈指計而閣

家獨不以衆人視瀛且於銀鐺就縶時猶不忘其賤下
士有如瀛者此尤可感也瀛年來困於衣食奔走淮北
所至輒爲詩歌以紀游歷譬諸時鳥候蟲自鳴自止無
關得失今秋應省試復以違格被黜瀛自以行年二十
有六窮愁思慮日勞吾心懼不克從事於學以副閣下
之望然又以薄植淺識旣幸爲大賢所稱許未可重自
菲薄卒負閣下此則閣下之所期於瀛而瀛終不敢以
困抑自棄者也謹附詩文一通伏惟閣下垂覽瀛再拜
不宣

是書以戊子冬十月屬僧物成鄭天台而先生已以

是年夏五月歿不及見爲之慨然并記

上竇少宰書

瀛自前歲謁閣下於嘉禾使院旬日而別相距數百里不獲重侍左右今年春聞閣下擢佐銓衡仰見國家倚畀之意竊爲當世士君子慶瀛自居憂以來以先子窀穸未卜足繭山中踰嶺驀澗歷二年所今幸葬有日矣敢以納壙之文請諸閣下謹錄行述一通惟閣下垂覽瀛嘗怪世之諛其祖父者葬必有志而志類必乞銘於顯人不必問其文之可傳與否而惟以頭銜官閥相誇詡今閣下之位不爲不顯而不得僅以顯人視閣下葢閣下之在今日正如曾鞏之稱歐陽舍人所謂

嗜道德而能文章者則文之可傳莫如閣下瀛昔侍閣下於京邸閣下不以瀛爲𠎝陋每有著述必以示瀛知閣下不苟爲人志墓即偶應人之請無虛詞無溢美以是閣下之文愈少而愈足重先子一老諸生無事蹟可紀而生平樸率誠謹愨勲樂善爲鄉里所稱曩在京師嘗與閣下還往以閣下之人之文而瀛幸辱閣下之知又於先子有一日之雅則爲先子銘者又宜莫如閣下瀛不肖年四十餘伉卑而行不顯無足以表揚其先者計惟得閣下一言以爲重則先子藉以不朽而瀛抑亦可無憾矣閣下校士之暇望即詮次寄示俾文其石幸

甚幸甚瀛再拜

○上撫軍書

瀛謹上書大人閣下比以海洋多盜劫掠運閩米船重勞閣下駐節台州躬親督捕逝懈濵海百姓之望瀛竊惟米船之劫掠由於海洋之不靖而海洋之不靖實由於武備之廢弛浙省設立黃巖定海溫州三鎮水師兵不爲少於戰船之外新設緝匪各船足供駕使如果將備平時操演有方遇事爭先奮勇則運閩米船經由洋面一遇盜匪所有巡哨各船自必出力救護何至紛紛被劫並無一兵一卒乘舟赴援是其畏怯躲避已可槩見迫米船被劫其未出口者俱截留內港業已多日凡

出洋巡哨兵船豈竟毫無聞見乃仍逗遛在洋鎮將等亦並不迅速調令回港協同防護盡在兵丁不過潛匿島嶼而鎮將等亦漫無紀律呼應不靈即如寧波郡城道府捐貲購辦緝匪船二十六隻均被弁兵坐去並無一隻來港浙東三郡其縮海而縣者風聲鶴唳輿情洶沸而定海故舟山地孤懸海島雖有重鎮駐守聞僅有兵船八隻似此情形實爲單弱萬一盜匪窺伺妄思登陸其何以備扞禦壯聲援耶幸閣下特令黃巖鎮標巡船四十隻前來策應又以李鎮詹殿擢兩將尚稱能事令其迅赴定海一帶勦捕賊匪聞命之下人心始爲寧

帖乃匪船潛住定海之長塗山已閱數日而舟師仍無一人到者伏念盜匪止係烏合之衆其中獷悍不法爲羣盜倡者不過十數人餘皆漳泉民人因歲荒飢不得食不得已而從盜正襲遂所謂民飢而吏不知恤遂弄兵于潢池者其軍械亦係一時剽劫未必十分嫺習趁此賊船停泊官兵乘勢掩捕人人思奮未必不可聚而殲旃夫兵固貴慎重尤貴神速今盜匪逗遛日久其心漸懈乘其懈而并力亟攻尤可剋期集事若失此機會將來盜船紛紛竄逸欲進剿則遠洋遼闊風信靡常前明俞大猷黃龍之戰尚不能得之於倭賊欲緩兵則兵

退之後又恐其乘潮匯至更無畏忌是此時賊之聚於長途正與我以可乘之機而因循蹉跎日復一日深可痛恨蓋水師積習牢不可破以選愞爲持重以恇怯爲老成宜閣下日切焦思而舟師遷延觀望迄無擒獲之效也且欲制勝必先立威欲立威必先示信所謂信者何亦曰信賞必罰而已今閣下任節鉞之重務使赤子無愁聲滄海無駭浪惟當深念海洋滋擾之由獨持定見用命者予重賞不用命者予厚罰賞罰明而將帥士卒無不用命于以制羣盜之命無難庶海上無艅艎之警而濱海百姓胥獲安枕之樂矣瀛不揣檮昧以素爲

閣下所知不敢不竭其區區干冒尊嚴伏祈鑒察澞再

拜

今人多稱巡撫爲中丞夫中丞爲漢唐宋官名今官如副都御史可比於古中丞之職明巡撫例用都察院官因稱中丞今則進兵部侍郎銜矣既加部銜不得猶稱中丞全謝山先生謂今之稱巡撫者宜以其地如浙撫某公蘇撫某公否則但稱撫軍如晉時有撫軍將軍之官與今之巡撫足相比例余是書標目稱撫軍以此然余文中亦間有以中丞稱巡撫者葢碑版文字如志銘表狀之類宜直書現在官名稱某

省巡撫而記序中有不能不從省文者則稱中丞撫軍皆無害於義例他若布政使之稱方伯按察使之稱廉訪各道之稱觀察皆然并記

○再上撫軍書

閣下以海盜竊發躬親督捕三月以來盜匪尚未盡戢官吏百姓無不痛恨思草薙而禽獮之雖寢處其皮食其肉不足以紓官吏百姓之忿乃營員畏葸無能。舍眞盜於不捕。而妄指商船爲盜。冀以塞責。則罪更浮於盜。計其情節大概有二一則盜匪刧掠商船遇哨船先以商船委之而盜船因即颺去哨船獲商船輒以盜船報一則哨船不敢近盜船見商船輒横索貲財商船不與便指商船爲盜船夫不辨爲商船。而誤以盜船報。不可言也。明知爲商船。因需索不獲。而指爲盜船。并借以邀

功。欲置之死。尤不忍言也。即如近日定海拏獲蔡長興等十二人瀛反覆推鞫實民非盜蓋某等皆閩人以販魚為業其自閩出口有船照可憑船中米石買自大魚山並非搶劫其在洋曾遇盜劫去二人轉輾引避始到定海徒以停泊汶港營員訛詐不遂。便指為盜。昨某等自定海械送來鄞運閩米船之截留鎮海鄞縣者無慮八九百人僉名環籲代為號泣請命某等亦極口稱冤是其為難民已斷然無疑而營員始。則縱盜。殃民。繼且誣。良。為。盜。實堪髮指抑瀛竊有請者比奉閣下之命某等十二人尚須械繫送台伏候閣下親鞫閣下明鏡高

縣眞僞無難立剖惟恐某等到台閣下先令有司鞫訊若輩有意刑求傅會鍛鍊桁揚刀鋸之下無求不得或竟至某等誣服則所關於人命者甚鉅夫難民旣厄於盜。幷厄於營員。而又厄於有司之刑求。彼難民皆赤子也。閩之難民亦吾赤子也。以眞盜而縱之則非法。以難民而誣之使罹於法則不仁。惟閣下廣大造之德立萬物之命百姓之仰閣下不啻天地父母如上年陳水一獄獄詞已具卒荷平反瀛知此十二人者必能邀閣下之省釋而斤斤過慮又復嘵嘵於閣下之前者惟閣下能知之能鑒之而已

上撫軍辭薦舉書

瀛謹獻書大人閣下頃年以來瀛被閣下知非一日矣此閣下奉

天子命來撫浙江瀛適爲屬吏又以今年適舉黜陟大典閣下不以瀛輇陋欲薦之於

朝昨者旅見公廨閣下已揚言之瀛竊自揣思無以稱旣力辭於閣下之前恐不獲命故復敢布區區於左右從來帝王之治天下也內有股肱之佐外有封疆之臣百官庶司無不共舉厥職而後天下可得而理而爲大臣者亦不獨自盡其材而已必且深維乎以人事君之

義推賢舉能汲汲焉如恐不及恢然而有容廓然而大公有容故人得各獻所長而無所于疑大公故人不敢干以私而所舉者無不賢方今

聖天子求賢若渴孜孜圖治以賢不肖之進退實繫乎生民之休戚民之所欲因而予之民之所惡因而去之而閣下繇文學侍從爲

天子倚毘歷中外惓惓於天下之人材上下嚮應捷若桴鼓凡在下風孰不拊髀爵躍仰首信眉冀閣下之汲引

朝廷之拔擢況瀛素爲閣下所知尤非他人比其又曷

敢自外於閣下顧瀛竊有請者自念少而讀書亦嘗講
求經世之學曩官京師十有六年今監司浙中又七年
於茲迂鈍恂愗其治行實無以異於人人加以年垂六
十近患肝胃之疾疾發輒竟夜不寐喘嗽時作頭目眩
暈精神日以敝知慮日以短便應投劾歸里早避賢路
祇以久權臬事尚未得代因循至今雖復勉彊振厲卒
虞叢脞豈可不知分量更塵薦牘夫人莫苦於不自知
而貴審於自處以閣下之知我且逢
國家需才旁求善類之時瀛非敢負閣下之知亦不敢
妄希古人高難進易退之節誠以辱於身絀於才緦緦

然慮無以副
朝廷循名責實之意且以遭逢之難幸遘時會而故辭
之與感知已之難遇遇知已而不以實陳皆非義之所
可安瀛無似其言戇直無假飾伏惟閣下垂憐而鑒察
焉

○與汪稼門中丞書

某再拜嘉慶六年冬閣下過某於良鄉道中停輿握手對語移晷訣別未得繼見上年夏初某自湖南謝病歸舟次安慶會閣下於三日前還桐城亦遂相失冬間郎聞閣下體中康復屢蒙

聖主詢問將治裝北上遲之久而近日始知閣下果已到京先拜副都御史之命拊髀雀躍欣慶無量伏念古大臣負天下之望出處進退內斷於中皆非苟焉而已其退也非以鳴高也不得已而退將以待時而動而其心未嘗一日忘天下也其進也非以干名蹈利也有其

進之具而適與時會將取平日未竟之緒施之於天下而布之於斯民也彼貪冒寡廉者固不足論即娖娖廉謹以希倖免於罪愆其迹迥異而其自爲之心則一方今閣下以封圻舊臣歸甫一年起自田間爲
朝廷倚賴暫司風紀之總其遇不可爲不隆天下仰望風采如雷霆震而風飈馳意必有忠謀切論入爲
聖天子告者夫督撫任至重也其所陳奏祇當言其所部之事而御史臺則天下事無不可言然言之而不能必行計閣下之爲御史臺暫耳必將再出爲督撫閣下敭歷於外者久矣所厝注固已卓然異於流俗知閣下

必不易其道以從時某所慮者天下吏治有澄敘整頓之名而無扶弊救缺之實何也因循苟且上下靈同區區補苴罅漏見小利而不求諸本故也求諸本者何愛民是已

皇上惠愛黎元無所不用其極然而天下不能獨治也必以其事寄之督撫以遞寄之州縣州縣之賢否關乎治忽之盛衰而舉劾進退尤督撫之大權也州縣不盡賢太守不加察藩臬之所以課其屬者止在薄書筐篋之末水旱疾苦或莫之省憂而於州縣且任私意爲是非又或明知其不肖姑息容忍即大吏無所取於州縣

而州縣之恣於民上者自若督撫雖賢拱手受成從容坐鎮而政事遂隳壞於冥昧之中而不覺某竊謂爲治必先愛民愛民必先安民安民必先察吏吏循則使民自養民得所養則民安民安則無盜賊之足患說者謂今時之民多頑難以馴其性而使之從劉原父嘗言至難馴者莫如龍昔之人尙得擾之御之則以能識其嗜欲而不背其性耳治民者平時既無教化以勸民甚且黷貨無厭淫民以逞而欲奪民之嗜欲民安得而馴是故衣食者生之源也政賦者治之經也上之政賦不平下之衣食不足小則探囊發篋大則操兵刃劫良民是

其人非不樂生而畏死也。念無以生。以謂坐而待死。不若起而求生也。蓋亦求其本而已矣。某伏幽處陝衰病侵尋殆無所用於世而猶希當代賢者有如閣下其人知閣下必有所以施之於天下而布之於斯民如古大臣之出不徒出進不徒進者天下之民延頸企踵不能無望焉某還山後於公卿徹官未嘗一通竿牘而獨因觔墨以奏記於閣下冀稍益毫髮者恃閣下之賢而已某本不任書兩目昏眊尤媿草卒干浼清重悚仄悚仄

與稼門撫軍書

某再拜五月下浣聞閤下拜副都御史之命隨以書寄京師道其區區之誠無何聞閤下移攝刑部侍郎事尋以讞江西獄出都是書已不得遞已又聞巡撫岳公將以疾自陳私心竊擬

上念東南民必命公替其職旣而果然知天之福吾吳者特厚而民之待澤於閤下者久今乃適如民之望而非某一人之私願也我

朝撫吳者多賢尤推湯睢州張儀封兩公而以睢州爲稱首閤下前者守蘇州論者比於前明之況鍾今屢擢

至大府來撫吳某將以雎州望閣下今之爲治層注施設較雎州時尤難意閣下必不畏其難而仍以雎州之治治吾吳夫士君子出處進退惟其義閣下上年嘗退處龍眠之陽矣是世俗之顯榮固不足爲閣下重而惟以

聖天子之得人與吾吳之忝得閣下爲大府以是爲吳民賀閣下甫莅任竣稍間倘許片席之地某得重聆謦欬一陳所欲言忝甚忝甚某杜門養疴從未與當道晉接亦以閣下素知某不敢以尋恆自待且毫無所干於閣下也前書具別紙附呈亮詧不宣

○上書中堂書

某再拜上書中堂閣下某前在京師親炙閣下之光輝者十有餘年今閣下以天子親臣總制東南兼權浙撫某適爲屬吏仰見閣下公忠體國惓惓於吏治民生某竊有所見不敢默默敬爲閣下陳之竊惟民生實國計之根源吏治關民生之命脈前者浙江大吏簠簋不飭賕賂公行州縣官貢媚獻諛始而剋削民財繼漸侵漁官帑并有藉差務及辦工諸名目要索不貲種種賂累致通省倉庫計虧四百萬有奇此積虧之名所由來也乾隆五十八年冬某

由部曹擢任監司時巡撫覺羅吉公潔已率屬廉知倉庫原虧州縣大半流竄死亡子孫亦多窮乏辦理徒興大獄仍於公項無裨於是督同司道責成見任州縣彌補其省上司之需索以實倉庫之空虛即核彌補之多寡以定屬員之殿最無何吉公陞任去繼以玉公在浙三年倉庫益有起色彌補之數今已過半此豈州縣別有良法勝算能爲地方補苴罅漏哉亦曰取之於民而已取民者何一在漕糧之浮收勒折一在錢糧之重加私耗一在倉穀之派買勒捐夫取民之財以實倉庫雖損於民而有益於國較諸朘民以肥己且以供上司之

詐求相懸奚啻萬萬然此風一開不肖州縣有所藉口丁胥從中染指豪猾挾制分肥大槪百姓所出之財用彌補倉庫者十不過四五其餘則盡歸狼戾上司雖賢以所重在彌補不能復責以上廉之訓而治以剝民之罪勢使然也嘗謂元氣之耗始由於貪黷之風賡通賄賂因貪黷而虧倉庫繼由於綜覈之治慎重財賦因綜覈而急征求所謂綜覈者以國用不可不足帑項不可終虧所慮者至深且切雖至愚之人詎不謂然惟是我朝重熙累洽戶口日繁天地生財祇有此數東南田賦甲天下而民鮮蓋藏有司即日事煦咻閭閻恒虞不給

近者伏讀歷次欽奉
上諭收徵錢漕及採買倉穀一切積弊嚴行禁止
詔旨謄黃山陬海裔之氓罔不周知僉謂自今以後諸
弊悉除漕糧採買州縣不敢復浮取於民百姓亦不復
能任州縣之浮取是向所藉口彌補者今已無可藉口
若於此仍言彌補州縣無可奈何勢必別開浮取之門
浮取不已百姓必致上控獄訟繁興官民相讎於彌補
之事求必有濟而所妨於民生吏治者甚鉅以某愚陋
之見臣工謀國必謀其大者遠者不在一時一事之效
何況效未見而弊已臨之為國家培元氣必須厚民生

欲厚民生。必須清吏治。以撫字之情勸判優劣。勿以彌補之盈絀分賢否。此其道要不外進廉而去貪。廉則靜。靜則苛累之習蠲。廉則儉。儉則浮冗之費節。苛累蠲而浮冗節。則一其心以為國為民。倉庫可不求足而自足。况有司既無所取於民。而民得各遂其生。民之囷倉儲蓄。皆上有也。生養有資。而緩急足恃。民心之固結。實為豐亨豫大之良謨。不在規規銖積寸累以求贏餘也。再查近年州縣虧缺司府皆有文案可稽見在設局清查歷年情形徹底逐加考察更可得其確數某并不知帑項關係度支惟念我

朝閭澤深仁龐鴻汪濊壘奏
先帝恩詔普免天下錢糧浙江毎次蠲銀二百數十萬兩今積虧之數不及二百萬倘蒙閣下奏請將　前積虧即以此次查明見存者爲實數無須更設局彌補如以後再有虧缺按律論罪無赦去補苴之虛名收康阜之實效督撫責司道以察知府並責知府以察州縣與賢舉能勸民保赤朘削之政革於上惠愛之施浹於下民用阜寧戶臻殷富誠萬年有道之長天下太平不拔之基也閣下篤
天子倚任必蒙

俞允備即以此通行各直省海內蒼生無不受閣下之

福某不揣檮昧敬獻芻蕘惟閣下采擇某再拜

○公名書麟滿洲人以嘉慶四年冬署浙江巡撫復札云拜讀謨論具深欽佩惟揆之事勢有所難行議遂寢公亦調雲貴總督去十數年來各直省之言彌補者自若而倉庫日益虧缺應信余言不妄也嘉慶十三年夏五月編記

上百宮保書

某再拜獻書宮保大人閣下昨奉賜書以某衰病侵尋力求引疾蒙閣下諄諄誨勉責以

主恩宜報未便遽念首邱某拜誦數番感深且泣伏念某曩官都下即親炙大君子之光儀嗣在湖南交替復得暢聞緒論觥觥獄獄有古大臣之風蓋傾心於閣下者非一日矣還山以後屢於邸報中稔悉閣下官愈高節彌厲而遭逢

盛世人亦無敢摧挫閣下之鋒而進其謠諑者上年某起自田間司臬粵東閣下方開府桂林又知有平反冤

獄之舉計數年以來閣下以公忠結
主知任封疆之重
恩眷之隆無有倫比今年春會閣下移節東來以某素
荷閣下之知而又獲朝夕趨承以奉閣下之教方且拊
髀爵躍思有所效於閣下即藉以仰報
國恩於萬一惟某少而孱弱壯更多病方官滿之日已
將以疾自陳比遷湖南肝患增劇遂乃引退歸里顧不
自揣量又以沈疴就愈妄思報效去春
召見便殿跽聆
聖言惟以民命至重爲訓受事以後讞獄處囚凜然不

敢稍自暇逸而粵東盜賊充斥獄訟滋豐近日大案頻
仍更岌岌乎有日不暇給之勢且上下左右多有所掣
曳而不能稍行其志是以鬱於中者淤不克舒而肝脾
多受其患日則飲食漸少夜則撫枕不寐心思耳目益
就衰耗豈堪復膺劇任用敢瀝其愚忱面陳憲府迺荷
閣下不加深咎反覆獎勸慰諭使留某何人承閣下知
愛如此再四思維旁皇無措欲去耶則懼重違閣下之
命而其中亦有不能恝然者欲留耶則恐無益於官事
而適足自益其累抑某更有請焉國有與立惟民是賴
用人行政自有本原民雖至頑獷紛紛爲盜亦繇爲民

牧者政教日壞有以致之夫生人而嘗謂之仁殺人而當亦謂之仁是固然矣顧孔子言勝殘去殺孟子之告時君也一曰施仁政再曰不嗜殺人古聖賢當春秋戰國時而深惡狹隘酷烈之所爲豈故爲是迂闊不近情之論哉今服領以南所在多盜賊矣欲舍嚴峻而崇寬大識者必議其非特兵役捕獲既不皆眞盜兼以有司審鞫亦多鍛鍊其能無所區別而槩予殲戮乎如謂多殺足以已盜則盜之就戮者日凡幾輩且一日而多至數十人戮愈衆而盜愈熾是多殺之不足已盜也章章明矣毋乃所殺者多脅從之民而有名巨盜仍任其出

沒剽掠乎。郎謂民既從盜。不能無戮。而情有輕重。即罪有軒輕。況難民之未被脅從者乎。惟閣下爲天地立心雖除惡務盡當不忍目睹斯民之無辜而罹於瀵者相枕籍也出水火而登之袵席是在閣下某衰鈍無能酬主之願既所未忘而進退之義亦宜自審竊念閣下沈毅剛正負天下之重望伏與蓑其心攝其氣劑陰陽之和以錫粵民之福則某雖去無憾狂謬之言毫無倫次伏祈亮察某頓首謹上

與顧丈響泉書

瀛頓首響泉先生執事今年春有友自家鄉來語瀛以梁溪諸家詩原本有某者請於先生聚而埋之錫山之陽名曰詩冢瀛始未信昨家叔父寄到詩冢石刻則果然瀛竊以為過矣吾邑自漢以來迄近今之詩先生以前無有裒而錄之者先生殫數年之苦心搜羅採擇發潛闡幽人繫以傳登之棃棗甚盛舉也然諸家之詩之原本或鋟刻或鈔寫或專集流傳或錯見別本或藏之於其子孫之家或不必子孫而他人藏之先生之鈔梁溪詩多者不過一人鈔數十首至百首少且一二首至

十數首耳豈能盡其人之詩而鈔之卽謂所鈔之詩其人之眞精神已在於是而此外未鈔之詩其人一生心血所在亦應聽其自存自亡於天地之間不應畢而棄之土壤也瀛意先生方採詩時邑中之人各以詩送鈔先生必且逐一標識俟鈔既成一一還之夫古人往矣其骨已朽幸其詩厪存不至與形骸俱敝爲狐貉啖盡今先生欲不朽之而又欲速朽之何歟且古來選家不乏之初不聞一經鈔錄卽舉其人之文與詩埋之也劉蛻作文冢蛻牢騷不得志故欲自埋其文未聞取他人之文而埋之近日吾鄉朱棡香嘗欲爲詩冢以瘞其朋舊

之作椆香鄉士其說亦出於一時感憤言之而未嘗行之某何人乃敢以慫恿先生而先生不察顧從之耶顧俠君選元詩元人之徒見於夢寐俠君當日何不聞取元遺山諸家之詩而埋之耶吾意先生鈔梁溪詩必有如元人之徒而來謝者及其埋之則有艴然而怒入先生之夢者矣且今先生之詩亦既褎然成帙脫後之鈔先生詩者亦取先生之原本埋之先生有知然耶否耶夫鈔梁溪詩盛舉也鈔梁溪詩而舉諸家之詩埋之非美事也先生道高德重不宜聽後生小子無知之言而有是舉傳曰友直友諒瀛於先生為後進不敢自居於

友而竊欲附於直諒之列先生聞之當不余棄瀛再拜

與姚姬傳書

某再拜甲子之夏維君仲子赴南海欣奉手書惓惓然念及嶺外遠人感佩無量人事鹿鹿竟未即報而懷抱間亦殊惓惓也上年到京常見碩士編修詢悉先生履候致佳又於碩士處屢讀所寄散體文學知造詣愈深說經之作有大醇無小疵先生學古知道人非茲世之人宜其文亦非茲世之文也絜非維君先後化去而碩士方有志史漢八家之學得先生之教評閱點竄意爲之盡碩士趨向既正嗜學不已庶幾與絜非代興惟在京師不免分心於應酬之事懼其業不顓耳某不自揣

量歸而復出在粵一年與時違忤坐大困會以遷擢離彼中玆乃復爲京朝官再遷而尹畿輔是職於古最稱華要而本朝之領是職者魏敏果孫文定外近惟東武竇公尚見風釆方今所處甚難惴惴然日慮負此官以爲知己羞因念先生角巾歸里已三十餘年賢者固不可及夫天之降年不可預期其久者八九十而止耳某今年已六十有四其視六十有四以前如旦暮也正不知餘年幾何行能無所加於人功德無所被於世即早知止足退老林藪而故鄉耆舊零亡略盡乃猶裵回顧戀不能

決去不亦直衰於古人出處之義耶七律一首聊以述
懷戲晒賞音諸惟亮詧不盡

答李石農書

石農執事昨得執事書伏悉執事受事以來勞心政事而以濱海多盜慼慼然念及於靖盜之原與夫吏治之得失吾不知執事之治於古何如而執事之言則誠古人之用心也僕嘗謂海盜之患固在夷匪閩匪尤在土盜蓋夷匪閩匪出沒重洋其所至島嶼輒藉土盜爲之接引土盜既與海盜通在陸則爲民在洋則爲盜乘便劫掠無所顧忌夷匪等隨風往來猶有時竄遯土盜之在陸者無時而去愈積愈多比年以來年歲豐稔盜尚不戢設遇凶荒饑饉其害更烈此時惟有設保用嚴戒

備而盜終慮其不可得盡者何也蓋吏治之得失實與盜賊相因而盜賊之多則所以養之教之者無其具也。教之者何國家聚士於學校而又設爲鄉約之法以訓其野處之民朔望講肄實與吾民相親相暱俾其民父以勸子兄以勸弟各勉於爲善是以民皆知禮畏法而不至於爲惡今者未始無學校也。科舉焉而已。未始不行鄉約也。具文焉而已。有司視其下如塗人既無相親相暱之義由是士不知學民無所勸遂日抵文網而不自知養之者何富民元氣也。務思所以保全之而富者長富貧民窮而無告者也。務思所以賙卹之而貧者不

至於死今則有司於正供之外且不能無取於富民而富者貧矣貧民本不能無藉於富民富民貧則貧者無所藉而貧民更貧矣民旣嚣然失其樂生之心而其可以倖生者轉可求幾須臾無死卽柔弱之民且不免去而爲非况濱海郡縣民俗素稱獷悍者哉且夫吏治得則民自不爲盜吏治失則旣駈之爲盜雖欲靖盜而無繇執事今日講求吏治執事誠得矣然執事有治之具而無治之權則亦不可得治夫執事監司也監司爲朝廷大吏而積習相沿久喪厥實故同僚則藩與臬各專其枋屬吏則郡與縣互掣其肘刑名錢穀但受處分

報聞焉而已今執事雖早作夜思銳意振作莫欲有所設施其如下之不應何執事將何道以處此瀛再拜不宣

○答某書

接來教知足下近狀甚慰足下曩頗稱僕前書云云欲以廓足下之曩書來乃以此相譏議足下過矣足下以學者取友宜嚴辨其人之可不可不當無所區別然大易言包荒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聖人非避人之怨而以鄉愿教天下嚴以律己寬以處人此即聖賢忠恕之道僕前所云云並非誤認無善無惡之旨謂可不分善惡也反躬克己作順恕施是所望於足下來書論及孟子不動心章至大至剛節宜著眼養字誠哉是言顧謂明季楊左諸公不知養氣剛而不和塞壞

有明二百餘年世宙則大不然當熹宗朝奄人枋用世運否塞賴諸君子激揚清濁稍折客魏逆萌此正天地陽剛之氣之不容泯滅而謂前明天下自諸君子壞之可乎且足下厤諸君子以婞直賈禍令足下生其時將如孔光張禹媕婀柔靡以從俗乎此其議論刺謬不待智者而知也足下又云考亭朱子小註多誤條舉指駁此尤僕所不取者考亭平生蒞官立朝諸大節可質孔孟後人節贊未必遽勝考亭而徒摭拾集注中一二疑似語用相訾謷僕嘗病近世名公不免此失足下不當傚其說以訾考亭也考亭去今數百年其人與書具在訾

考亭者果能搖脣鼓舌使不得與於聖門之俎豆耶否耶僕樸鄙怐愗無所窺見然甚不願足下之蹈此也古文之學

本朝初自以汪堯峯姜西溟爲優竹垞雖氣體不逮堯峯西溟曝書亭集中又多牽率酬應之作宜爲足下所詆然其問記博洽堯峯西溟亦推之其長未可概沒僕之恕於論文又如此○然此事猶無關輕重不足爲足下病也方今士夫尾瑣齷齪者無論幸有卓詭魁傑出者又往往好高自大褊心傲物不衷於正僕甚惜之僕與足下久故愛足下冀以成足下之德用敢竭其區區

伏惟裁擇不宣

○荅王惕甫書

灜頓首累拜書問會僕有仲妹之喪志氣消傷不能作荅是以遲遲以至于今足下書中言監司在今日宜有所敷陳僕權司臬本例得奏事而顧默默不敢進一言者蓋監司之責非臺諫比臺諫責專在言而監司則地方之利害上可達之大府下可告之屬吏不當以一言謝其責至事之關乎天下之得失者則又自有大臣與臺諫在監司言之恐蹈出位之戒且夫國家數大端綜其要亦曰用人行政而已足下處幽居下無可爲僕爲監司久中所欲爲亦百不能一施然士君子之於世但

求澤之究乎民而不必其出乎已但求賢者之多用於時而不必其已之用今天下豈無其人耶苟有其人大臣必當薦之于

天子

天子必當用之于朝廷而澤之下究于民無憾也足下寄到古文辭一冊僕反覆誦之其雄直兀奡之概肖其人而出而攸其中之所藏固非枵然而無物者文如足下求之于當今蓋寡顧僕竊謂足下之文病在喜于自尊夫文言也吾之道不能自見而藉言以載之其言而果足重歟天下後世必有知而尊吾文者若嚣嚣焉尊

已而卑人則其道反有不足于已者矣僕今年以氣逆爲患不能多閱文字然必爲足下一一參酌之僕文無足道特於學術之邪正文章之眞贋民生之利病略能言之而平生師友以逮骨肉之戚皆見于余文或不無可採焉今已刻尚未定卷數月錄急欲就正足下比者翁覃溪先生書來言魯習之殁于京師烏虖絜非已矣乃又喪習之僕意方今少年中非無才俊之士而華而鮮實類由漸染時習士大夫號稱前輩者又不能進之以學問轉從而導之俾長其浮夸故器識淺而福命亦薄習之未知何如而僕所見者多此類此繫乎人材者

不小也草草附復不宣

○復王惕甫書

瀛白惕甫足下前從松江太守處郵書一通書甫發而足下之書至杭州去松江不四百里吾兩人無因緣相見悵惘何如足下來書頗以窮爲憂足下家本儒素今爲校官又儒官也祿食所入僅供饘粥其窮固宜前足下奉大府之檄逗遛省城聞僕言幡然而歸雖窮靡悔足下誠善矣然猶不免以窮爲憂者何也夫天下之至窮者莫如僕僕念自少時爲窮諸生賣力傭書既爲京朝官窮益甚米鹽淩雜輒匃貸於富人子違負既多市井細民出遮言而入詬誶其後祿漸豐稍得袪其積逋年

來爲監司於浙親戚友朋且將仰食於僕顧以權額例償官緡至二三萬有奇僕家無擔石負重累坐是不惟窮且甚困且夫人所能爲者人也所不能爲者天也以天地之大而人蝨乎其間塞者通者菀者枯者其爲數旣蕃有不齊士君子得于天者薄不幸而當其窮天不可知而人則可自盡伊古仁聖賢人或榮於古而虐於今或詘於前而信於後得喪榮辱一切聽之時會之適然而惟樂志於詩書之途游情於仁義之域自事其心以植夫脩身立名之本其行之而有不若於理者則反而求之慊慊乎吾心當乎事物而後止此則僕與足下

所當其勉焉。而無徒以鏘爲戚戚也。且天之生物傳其翼者兩其足與之齒者去其角天旣與足下以瑰異奇特之才卽不復與以富貴福澤之命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足下亦學爲知命之君子而已矣僕在浙三年其治行無以異於人人方猥猥而懼皇皇然而恐足下有敎士之責民之秀者羅而致之横舍俾與起於學其職易稱近江蘇人至傳述當事之語有重議足下爲狂者足下自命過高在京師時已不免人之索瘢求疵今在外愈非所宜夫道。不可。貶氣。不可。慢寧中剛而襮柔。毋傲物以招尤。寧人昭而我聾。毋菲人以自崇。寧默

默以全其身。毋嘵嘵以喪吾生。足下勇於從善敢復爲

足下陳之承教作令弟行狀一首自謂敘事差有法附

去不具灝再拜

荅李少鶴書

不得足下書數年矣比者辱承惠問並見貽七言古一首諄諄以治行相勗足下之意以國家設民牧將以養民而顧殘虐之是非以養民適以賊民足下是言眞仁者之言古人所謂慈惠之師也僕自出外爲監司監司任重而權輕刀筆筐篋監司無專責而竊盜人命之案牘倉儲之贏縮實與郡守分任其過故曰任重監司之上有督撫督撫之信監司不如其信藩臬監司之下有守令州縣之畏監司并不如其畏郡守監司欲有所爲上與下多掣其肘而不能行故曰權輕僕之爲監司也

竭吾之心盡吾之力而是非毀譽悉聽之人而已矣浙右濱海郡縣盜風未戢僕兩權臬事平反者數獄盡近年如閩省洋盜歲殺八九百人其中大半良民充數僕誠不敢失其本心以良民爲盜吾友王惕甫有言民之見獲於盜者不必殺而見獲於官者無不殺是驅之爲盜耳痛哉斯言也邊徼少詩人足下在彼如柳子厚之在柳州其士民得所指授皆能爲詩夫溫柔敦厚詩教也足下以易直子良之心發而爲詩而學於足下者夷猶悅懌乎其心和其志以庶幾乎風人之旨是足下之教卽足下之所以爲政矣僕上年頻遭骨肉之戚懷抱

殊形遺草布意不盡欲言

與李少鶴書

與足下別六年矣庚戌夏曾得足下書鹿鹿未有以報比於京師得交足下之友王考功熙甫熙甫爲人淳重亮直而又工於詩五言超迴直闖唐賢閫奧京師言詩者雖多而詩格之高無如熙甫見熙甫如見足下熙甫又嘗爲僕言足下近狀並示僕以足下所寄牧寧明時詩益歎足下詩固可傳而足下之賢之益非今人所可及也蓋今之爲吏者吾知之矣其平時既無學道愛人之心遇有征役且不惲驅束其民而鞭笞敲搒之時聞粵西地本磽瘠前年南交用兵民勞更甚讀足下示州

父老及猛虎行諸什郵傷懲暴惻然仁愛之意較諸元道州舂陵行殆爲過之僕嘗聞足下曩令岑溪岑溪之民尸而祝之今足下之於寧明所以拊循而噢咻者僕雖未盡知而讀足下詩知足下之即以治岑溪者治寧明斷然可無惑足下前書謬譽僕五言詩得陶韋之遺僕不敢當比熙甫并示僕以李松圃詩乃眞左司風格約言詩則酷似賈長江一輩人足下遠在南荒數千里外所當善理其心無伊憂鬱轖之懷則毒烟瘴癘外患不入而又得松圃諸君常與酬和不且忘其身之在炎徼耶臨風輒布不盡覼縷郵便幸賜書問不宜

○答魯叔非書

前年與足下相識於京師忽忽別去將用悵然昨歲得足下書讀未卽答歉仄無任河東故司馬溫公之鄉數百年來先賢流風歇絕足下言其民習於鄙詐悍戾難於爲治夫唐魏之舊俗本儉嗇嗇則鄙而近利而官其地者鮮導之以禮讓繇是習俗益媮鄙力之細輒相告訐獄訟繁興所由來者久矣然俗不可以驟革民不能以遽化今之爲吏者其庳瑣握齱者勿論卽有志於古人之治而施之無其方行之無其序又多牽掣於大府之好惡不克自行其意且爲之未久不三四年輒以他

事遷去弗竟厥施足下莅夏縣二年矣方今山右臺憲多賢者當不數重擾足下之制足下節衣食省徭役黜姦利凡所以恤民力而贈民財者汲汲乎如恐不及而又力行鄉約倣周官州黨族閭屬民讀法之政俾家喻而戶曉之而後申之以保甲之法足下之用心亦至矣如是而需以歲時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譬諸病者受病雖重尚不至即死良醫按其受病之處徐投藥石雖未能望其速已而謂病終不可治者吾知其不然也足下勉之而已亭林顧氏嘗言宋靖康之變司馬氏學宗南渡後其學者未百年今夏縣尚有溫公子孫否足下當

一訪之也偃師武虛谷罷官後會一至都門即歸去其得鼻之由足下當早悉之不宜

○荅安蒙古書

前接書以書韻徵說特示藉是下於音韻之學深矣夫音之生由人心生也古有音而無韻自李登以後韻學盛行而古人之真音亡古人之真韻亦亡蓋古人之音在易詩書鄭司農鄭元應劭服虔皆能通其義而尤著於許慎說文其後吳棫乃取易詩書之韻一一叶之爲韻補叶韻之說自棫始紫陽朱子嘗取之以釋毛詩并釋離騷近代如邵長蘅頗取吳氏之說而顧炎武則曰古韻寬緩如字讀自可協何用勞脣吻四聲之分在齊梁閒咸周之世豈知有沈約此足以開其蔽矣今足下

謂顧氏音學五書尚多闕略將據說文以補顧氏之闕其說文之譌且闕者據書易爾雅以正之而補之庶幾十三經至楚騷韻皆可讀無不通則古人之真韻存而真音亦存矣至謂顧氏明於毛詩用韻之法而不知五音分韻之故故於詩書易韻之未盡通者謂之方言是猶執漢魏之韻以繩經方謂叶韻之非而仍為叶韻藉口足下言是也夫漢以來儒註多用方言而音則僅取譬況古今聲音之變與時轉移兩晉以來華夏之亂驅中原之人又於江左而江淮南北且間雜夷言然則方言豈盡可用以釋經哉夫不信古人而妄有所撰述負

也過信古人而泥然無所折衷陋也去其僞與陋而獨求其是是在足下僕於音學無所解浙中阮學使芸臺周進士松靄實深於此惜不與足下一考證尚書讀法夏評將已成稿草草率復不宣

與安槀占書

得書悉尊候佳勝爲僻人生脆弱陰陽所感患氣中之不能無病前足下遘疾瀕危僕決之於理以足下平日懃懃爲善宜獲天佑悖悖逆旅中即病斷不至不治旣而果然迺大喜今足下書來自言近年行事乖剌致染疫癘僕以爲足下之人當必無內疚之事然益見君子自反之誠也戒殺因佛氏之教苐孟子有言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蓋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此不忍之念即仁之見端設有物焉哀號於刀砧之上而見者聞者漠然不動其慮其人必殘忍慘刻誰謂

儒者必不當戒殺乎昔吾邑黃漢臣先生有放生說家大音先生有戒殺文兩公皆言儒家之言者也足下不食肉久僕不敢強足下食肉至僕則不能不食肉而比年以來無故不殺生家人不畜牲畜雞鳧之屬已不免時人之姍笑可怪也不一

。致陳碩士書

碩士足下辱書陳詞卑虛過自謙抑並示以所爲古文足下山木之甥文學於姬傳先生宜文體之正有異乎時輩之所爲文者姬傳先生文學韓王其簡直處得之望溪侍郎山木則爲歐曾之文紆餘繁複不必盡以簡勝足下文似近山木者居多或以平漫爲山木病非也江右古文家近人如盛于埜謝媿屋多宗寧都魏叔子山木出實爲而上之其少時師事閩朱氏梅崖而其文氣味較醇致有義蘊特學之者易涉平漫耳足下文既以古人爲法無鄙倍凡近之語學愈充則識愈厚者愈

厚則養愈邃由是見之辭者恢以要旋之文者約以豐山木後江右之能爲古文者會足下而誰至於文以明理而理必宗諸經近人言經學者大都尊漢抑宋輒謂宋儒遺名物象數而專言義理爲悪難而趨易不知考据之學捃摭搜拾不必槩有心得而義理非窮研探索不足以致其實且漢儒說經戴聖馬融之輩不皆醇儒匡衡貢禹至不免以曲學阿世而朱子之學居敬窮理粹然無弊其門弟子遞相推衍以迄明初金華諸先生無不一出於正究其極足爲國家之用姬傳先生得望溪之傳其言頗不欲詆病宋儒山木亦師朱子今足下

守其學而不變則吾道其尤有幸歟李翺張籍皆受文昌黎籍之文尘所見翺所傳尘不多而其文足媲於韓是以歐陽公稱唐文之譜曰韓李蘇舜欽稱其理過於柳宋潛溪亦云識高志偉不在退之下今足下謂翺業不逮昌黎此未盡然尊詩都已閱過古人於詩文不必兩能足下文勝於詩但并力於文之一途何如草草布意統惟亮察不宣

○答陳上舍純書

上舍足下前年錢子梅溪來杭州攜足下與僕書發之則書中盛稱僕古文詞僕與足下雖家門相距僅百里而居平無一面之識僕所爲文又未嘗一入足下之目足下忽以書先之過加崇飾僕何敢任旣以足下有山右之行兩年來曠未一荅然足下書藏諸篋笥而足下之人每斬然在吾前不以遐隔有間也僕少攻制舉文字以其暇閒學爲古文著稿後輒散去不復存自四十五六歲後始一意爲之然牵於官事讀書之功少常自視歉然初不敢以此自名也古文之學盛於唐宋宋人

之文學唐人者也而唐人之文實至宋人而一變蓋唐
文詞義近古宋文則文從字順漸近於後人之文歐陽
三蘇作者雖多以覘昌黎則有間子固醇茂介甫峭直
其文稍異於他家然自宋人之文非唐人之文也且夫
文章與時代為升降雖豪傑有所不能強有明一代推
歸熙甫其勝處亦祇得力於歐陽氏而止王遵巖學曾
已不免冗遝之病

本朝古文以汪堯峰魏勺庭姜西溟邵青門四家為長
望溪方氏後出精於義法簡嚴精實而或者鉤棘字句
以艱澀為古自謂學唐人諸雜家不知唐人如皇甫持

正孫可之皆學昌黎其可傳者亦僅寥寥數篇後人不
能學宋人而欲學唐人宜其文之愈不如古也近數十
年來學者多尚考据古文之學更衰夫古文中未嘗無
考据然考据自考据古文自古文治古文而欲廢考据
非也以考据爲古文亦非也且文以明道沾沾於尋章
摘句餖飣訓詁之學而形而上者反遺焉文以致用敝
精勞神於佔畢之業注疏箋釋紛綸轇轕而所爲適於
用者不存焉僕固陋才不逮古人而從事於此者有年
敢因足下之拳拳於僕而竭其愚足下既邈然有志於
學其必能去其非而存其是以庶幾與古之作者相追

遂惜足下方相隔數千里無緣面質聃用悵惘草草附
復不宣

○答吳仲倫書

足下與僕同郡僕初不知足下之能爲古文辭顧足下以僕爲能先之以書並錄文若干首質之僕以僕頑樸何足當足下之問況足下之文已將追古作者而從之而僕之文未有以勝足下是足下宜求勝於足下者問之僕非其人也然以足下意甚殷僕索士於今方欲盡識世之能爲古文辭者往往難其人而足下近在同郡微足下先之以書竟不知足下今旣已知之不可無言以答足下之意且夫文之爲道至尊如徒以其文而已則詞章絢爛之士皆足以與於斯事如不徒以其文則

天人性命之理與夫古今治亂得失之故皆於文見之非明體達用不足盡其能唐宋以來作者代興其可稱者寥寥數家而已足下文學退之於近代則稱歸熙甫及方望溪望溪嘗論熙甫文有序不能有物特望溪亦有不及熙甫處望溪文質實一洗南宋瀾翻之習而一二名公有詆其不學者多見其不知量劉海峰學於望溪卻不似望溪而文自成家惟不長於敘事其碑版文字似尚在堯峰青門下今足下年方壯趨嚮甚正而學之又勤知必自到於古且學亦無得止境耳譬登山然陟之不已必躋其巔或者中道輒阻抑又岐而之他則

榛莽塞之矣足下為諸生不屑妃青媲白雕琢曼詞以譁於時乃背俗戾衆銳意為古人之文此其自待者甚厚願足下終勉之無怠僕少困於應舉之學又家貧苦奔走既歴官内外有職事雖好為文不能顓其業今已老將乞身歸更讀書十年庶有所成而或勸僕錄其平日所作遂自忘固陋徇人請而刻之竣刻竣當郵覽觀今先寄鈔本一二倘有以益之幸甚尊先公劾江陵奪情事甚偉某公謂門生不當劾座主其說以私害公大悖於理足下著論正之極是此公負驚世才而議論多紕繆不獨此張皋文僕嘗與還往今捷禮部試矣惲子

居前令富陽爲僕屬吏尤習於僕汪雲章王悔生何人
耶幸示我錢詹斯今在何處附問不宜

。與周半帆書

半帆足下十月二日又奉手告盛稱僕古文辭僕何敢當古文自唐宋八家以後代有作者本朝諸公僕嚮推望谿方氏望谿嘗不滿歸震川震川位不顯所著間有鄉里酬應之作故其文不能盡追古人而集中如書張貞女事陶節婦傳項脊軒記等篇皆千古有數文字卽望谿不能到其它議論確有據依如論備倭水利夫役指分擘畫一一可舉而施行之事望谿善治經其文質實簡重由介甫以上規昌黎而近人如袁簡齋輒詆之以為本領淺薄此誠不足與於斯事

者也簡齋才高而不知學惟才高故能號召羣徒其名章徹於天下者且數十年惟不知學故離經畔道參言肆論雜然並見於其文而其所爲詩尤乖風雅僕往爲海寧吳槎客作拜經樓詩話序隱其名而指㡿之今簡齋既死其焰亦漸熠矣僕前寄文稾僅十之五六有刊本在杭州夫文章小道必有關於天下國家之故而後爲文之至僕嘗喜讀陸宣公奏議其論度支裴延齡書深明言利之害蓋治天下之道多術莫先乎義病天下之道亦多術莫甚乎利言義則義無不利言利則利必害義而必至大不利延齡不足道乃如王安石之徒妄

以度支三司爲總筦利權一旦得志遽用其術以厲民而妨國誤於北宋之亾而後已尤可恨也僕愚以爲古今之勢盜賊不足憂。而水旱可憂。國用不足不足憂。而人才不足可憂。何則水旱者盜賊之原而人才可以制國用人才聚於內有匡時補救之美人才聚於外有利澤及人之善無事則久安長治有其方有事則救菑戡亂有其備如是而天庥滋至盜賊不生而補苴罅漏之術斂財足國之謀皆不必言矣竊擬集前人奏議宣公外如漢賈長沙宋李忠定明王文成合爲一編其眉注之方天下大略大計盡於是焉屬有臂疾不果自書惟

裁察不宣

答陳敬梓書

僕在杭州七年未識足下去歲晤吳槎客爲述足下被枉事並言足下爲乾初先生諸孫平時嘗編晉其遺集今年秋余致槎客書詢足下近狀而足下先以書至并寄所纂乾初先生及張楊園文集來讀之知兩先生皆嘗以公義爲當道所厲宜足下之不免僕嘗念前明文章家如震川荆川其居家凡地方利害無不剴切爲憲司郡縣言之者僕則杜門寂守而已足下當思其故毋以嶢嶢自喜也僕不知學乾初先生之行嚮所篤服其學未敢妄議惟大學辨一篇具言大學言知不言行格

致誠正之功先後失其倫序僕於此終不能無疑方黃梨洲講學海昌浙東之學盛行而乾初先生嘗受業蕺山故梨洲極稱之其於姚江一派宗旨脗合而是時浙西某方痛詆姚江譏其學術并誣其事功竊謂姚江致良知之說未知果於孔孟何如其流派本不能無弊而其人要爲一代有數人物楊園先生與某同鄉亦屏傳習錄之非彼時論者至謂明之亡亡於心學此非持平之論也總之學術同异自朱陸以來入主出奴乖離轇轕近則言考据者高談漢學兩浙承學之士多主西河竹垞且妄議考亭足下趨向甚正于兩先生文亦惟

采其純者擇焉而精而其與先儒齟齬之處分別觀之可也又承示祝開美先生文先生致命遂志不媿戢山弟子復何間然閱尊著偶有所見已具別紙不宣

○答湯點山書

三月下澣之書至五月四日始到寄示蝶園相公所爲尊先少宰墓銘見於望溪續集首段節去以後畧有異同望溪蓋亦與少宰久故是以刪潤之而竟編入已集耳序文僕已刊刻既知納幽之文爲蝶園出名當書歟語附識序文之後俟有定本再寄何如吏道日壞人心風俗亦日壞卽如吳下謠言浙江有大獄其詞甚怪雖子虛烏有之談亦可爲寒心者矣僕生平鈍拙無似先後直軍機處十一年時和福兩相互齮齕福相每出使於外朋輩多參其事而僕未嘗一與以是落落漠漠

和相亦不忌而惡之而卒以顯黍不爲所喜旣而循資例保薦以簡缺道府用蒙

先皇帝特恩予以繁劇之任其役將遷擢者再爲其所沮僕之膺其保薦及自浙江卓異入都未嘗有私謁其妻死祭者溢戶送葬者塞衢而僕未嘗一至此則僕立身之梗槩也。其爲外官在溫處僅數月耳釐積案之十餘年不結者懲武弁之凌侮百姓者革莊長之爲民害者及調杭嘉湖則省會事多非一人能顧其任是以欲有所爲多所掣肘而履權臬事一署落篆平反之獄便民之舉多不能記憶錢唐江鉤刀會篺球等及蕭山大

盜鬮阿三皆僕所辦也而特不欲務赫赫之名以驚世而動衆條教號令惟欲使吏民相化於善而德薄無似卒不能有所成就以致上負天子下負兩浙士民之望比拜貢除旋有楚南之調時米價騰踊人心洶洶長沙奸民聚衆搶掠省城一夜搶至二十餘家勢將燎原郡縣之吏莫敢問僕亟白大府設法擒治獲其魁喻次三治之而赦其餘無何衡陽又有許光英等搶掠之案某坐堂幾爲百姓所毆縣令跳而免僕檄治之要犯俱就獲無株連而他縣之以搶掠告者日數紙長吏無如何僕遍爲曉諭不加誅戮其風漸息而衡常兩郡又以水

炊告矣主錢穀者方以派辦兵米為急州縣惴惴奔命無暇議及賑濟僕又亟白大府以楚省被水情形上聞請先辦賑濟俟秋收後再解兵米果得所請而吏民始皆帖然有再生之幸顧自此或以臬司為侵其權意見齟齬僕適患臂疾兼之肝木失和遂以病告此則僕歷年來居官之大凡也僕言此似近於自詡然僕方愧負此官特以此已不合於俗安望如古人之謇謇諤諤直行己意哉又安望如古人之梳爬蠹剔有益於吾民哉某公過蘇或以八十龍鍾老人遠迎似可不必僕除閉門之外無別事兒輩進來都置不問足下以為何如

某頓首

答陳白雲書

日前與足下別歸而手足下書展誦數番知足下之志甚高求之於今人中蓋寡然志高而行苦甚非所以自重其道而晉其身以有爲也僕之於世三十以前困於舉場既官京師沈抑阨塞者又二十年始出爲外吏又十餘年入尹京兆位不爲卑而其中常若有閼而不舒者此其故僕自知之而不必喻之人人亦不能喻況足下年已過壯家貧親老就選人於此假館爲童子師其沈抑誠如僕三四十歲時宜其言之迫蹙而懼無以自立於世也雖然天之生人萬有不齊間有一二豪傑思

卓然拔出於流俗則造物當不爲無意雖始困之必終成之蓋人也者萬物之所託命命之所託必自於豪傑之士而不自於尋常之徒所謂豪傑者將出其所學以布之於世而施之於民自不僅垂諸空文而置其身於無用今足下之文志於古人是足下能爲古人之文矣夫爲古人之文者必能爲古人之人而後其言足以立是僕欲以古人之人望足下而不徒以古人之文望足下古人之人所謂出其所學以布之於世而施之於民者是也足下就選人於此將得縣令以去縣無小有民人社稷之寄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不治兩漢時崇

尙儒術其自州郡而游歷公卿著勛績者不可勝紀三國以後儒道衰息五季時至以武人爲吏宋懲其弊始用士人知州州郡事眞儒輩出吏治皆有可觀歐陽公以文章名世其與人言每及政事而不及文章足下故儒者而將爲吏則自後設施厝注之方正可以考證平時學問之得失今足下雖窮安知不有以自見於後無以世無知已憂愁其心志而僕之所望於足下者誠不惟區區文章之事也然旣言之則足下亦必有不徒言者僕將索足下之文覽觀焉知其成就卓卓已如此固非並世之人所能與幾矣某再拜

○與鳳凰廳同知

足下處苗疆久熟苗情得書知講求理苗之術甚備欣慰無量苗固異類玄鳥獸畜一旦咆哮抵觸驅而遠之可也若必攝服制從至違厥性欲負矢石裹糗糧而來入其阻則我勞彼逸難以成功宋眞宗時劉立之爲荊湖北路轉運使所部辰蠻叛辰鼎澧三州守吏皆請加兵詔問立之立之言蠻道辰谿落鶴水悍激可下不可上蠻必不敢輒出而辰州土丁勝兵三萬人宜積粟利兵爲備而已眞宗用其言下三州毋得妄動蠻竟無事我

國家德威旁魯聲教所訖大以遐五谿蠻地悉隸編氓而苗負其幽險卒不能馴其獷悍桀傲之性而無擾我邊鄙乾隆六十年苗叛殺傷官民嘗用兵致討縛其渠而苗仍歲出抄略我嚴兵以守絕其來路亦自去羈縻之約束之所爲以靜制動致人而不致於人者也來書言欲於乾州鳳凰永綏三廳行堅壁清野之法使苗民屯田耕種此古人寓兵於農之遺意夫耕牧之法辨土督耕牛羊雙埒糞除各有法則行之而效磽瘠可成沃壤且田多則粟可積粟積而食裕則兵可轉家給人足眾志成城立之所以備蠻者當不外此此其道要在固

天時相地利而尤貴乎順人情官爲之制而苗民悅從且欲屯田必先均田田之多寡不齊而三廳又人情不一欲槩而均之是非平日之信義足以大信乎苗民復反覆開喻以均田屯田之利而勒彊以所不樂既無以服苗民之心則其事亦終於扞格而不能行見在三廳以上年年穀不登米價騰涌無藉窮苗方四出搶掠又聞貴州平頭司有苗人焚劫之事平頭司與永綏廳管下之米糯葫蘆坪等處毘連若黔兵勦捕急勢必竄越楚境此時惟有嚴碉卡設戒備而留防兵已撤過半又無勝兵之土丁設彼處苗人預與楚苗勾結洩山竄營

間出我不意從屯道鑾擁而至而我無藉之窮苗與爲內應將何以處之僕甫到湖南又距三廳甚遥遠未悉要害惟足下裁復不宣

○鳳凰廳同知傅君鼐有智畧尤悉苗情嘉慶辛酉余甫莅湖南即與密札商治苗事宜會黔苗勾結楚苗爲亂貴州巡撫伊桑阿遽以楚苗煽亂爲辭入告而自帶兵至銅仁逗遛不進湖南巡撫馬公慧裕將發兵會勦余進見曰吾楚連年用兵力已疲今有傅同知在彼可恃也宜令速赴銅仁見黔撫開示之而公以情形陳奏其事當自定公諾余言傅君奉檄馳詣

銅仁而雲貴總督覺羅琅公玕帶兵至擊破石峴苗而劫伊桑阿逗遛誑妄罪坐法死後傳君鼎遷至湖南按察使沒加巡撫銜予卹嘉慶甲戌冬十月記